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鉴政沧州. 第一卷 / 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02-06235-7

Ⅰ. ①鉴… Ⅱ. ①沧… Ⅲ. ①沧州市 – 地方志 Ⅳ. ①K29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0900 号

书　　名　鉴政沧州（第一卷）
编　　者　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杨永林　李　方
美术编辑　于　红
封面设计　赫　江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沧州市新颖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71 000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6235-7 / K·104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　审　　姬建民　　杜玉杰　　郭爱伶

主　编　　刘德峰

副主编　　赵宝良　　和炳顺

编　辑　　苏冬梅　　刘　静

目 录

回忆资料

忆入党之谜 …… 刘 荡(3)
入党誓词的力量 …… 刘振峰(9)
东歼青沧顽敌 …… 耿 飚(12)
我参加抗美援朝的岁月 …… 呼金岭(17)
永别了,我的战友 …… 刘占元(22)
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 …… 王明柱(25)
我所记忆的扫盲运动 …… 翟玉琢(30)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回忆 …… 杜士奇(34)
沧县专区农业合作化的回顾 …… 王路明(36)
人民公社在沧县的酝酿与形成 …… 孔令明 冯玉坡(41)
我曾参与审判日本战犯 …… 张国霖(45)
关于农业生产队的记忆 …… 高玉斌等(50)
难忘的两次吃派饭 …… 翟玉琢(55)
我生命中难忘的四十五天
——1963 年任丘千里堤抗洪小关分洪纪实 …… 梁吉祥(58)
亲历根治海河运动 …… 田恩忠(66)
李先念视察盐山纪实 …… 孙秀亭(69)
1970 年春节期间的一次民兵战备拉练 …… 左德兴(73)
回忆沧州炼油厂建厂初期的几件事 …… 赵永志(80)
曾经的日子
——我们下乡知青的生活 …… 马凤歧(89)

赴唐山抗震救灾忆略 …… 胡兆芳(95)
1976 年大地震的回忆 …… 陈文升(98)
黄骅文博事业的艰难起步与发展…… 魏兰香(101)
对农村推行“大包干”一些情况的回忆与思考 …… 沈志鸣(107)
沧县的“小岗村”
——张崔尔庄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 娄锡文(113)
我爱农业和农民…… 田汝森(116)
老一代检察官的风范
——记老检察长郭峰同志二三事…… 冯瑞刚(120)
走自己的路
——沧州改革开放初期的片段回忆…… 郑熙亭(122)
“一村一品”战略是怎样提出来的 …… 武金琢(128)
关键时候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 武金琢(132)
沧州地区走上稳定发展道路的回顾…… 郭枢俭(137)
回忆成功争取建设黄骅大港及建港前期工作…… 郭枢俭(141)
回忆筹建胜利公园的过程…… 王永乐(147)
第一本向外推介沧州小册子诞生追记…… 武金琢(152)
忆住房改革…… 武金琢(155)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李克才(160)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注意的几个基本方面…… 张　辉(163)
回忆抗战时期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 高汉章(165)
寻觅黄骅烈士女儿的经过…… 王新华(168)
大浪淀水库的筹建始末…… 杜润明(174)
追忆当年修建大浪淀水库的决策过程…… 岳宝鉴(185)
东光上任维稳第一案…… 左德兴(188)
亲历黄骅港暨朔黄铁路开工典礼…… 阎兴华(195)
回忆沧州企业改革攻坚突破年——1998 …… 王宝良(198)
我当农村义务调解员…… 周家兴(205)
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足迹…… 韩之华(209)

在沧州师专升本的日子里…… 陈西峰(213)
沧州银行抓好党的建设　实现科学发展的回顾…… 王宝良(219)
家乡巨变颂党恩…… 陈文升(223)
说说我六十年的“唱歌听歌史” …… 刘桂茂(230)

专题资料

找党…… 李　冬(237)
毛主席的马夫是我们沧州河间人…… 宁中秋　吴中秋　刘新稳(240)
关于马本斋几则史实的考证…… 刘继堂(243)
沧县专区的抗美援朝……(248)
取缔反动道会门……(251)
20 世纪 50 年代的沧州扫盲运动 ……(254)
沧州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258)
南皮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张鸿举(261)
沧州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 宁中秋　李秀芹(264)
沧州的人民公社化运动……(268)
刘少奇视察刘表庄…… 寿　彭(271)
1963 年沧州抗洪斗争 …… 冉　旭(274)
朱德过沧州…… 李福治(281)
李先念十次视察沧州纪实…… 李树琪　寿　彭(283)
海兴建县始末…… 李兆新(288)
青县古庄子村联产承包领沧州之先…… 刘佳馥　李秋艳(292)
沧州建港究竟是如何启动的?
——关于黄骅港初期阶段的回顾……(295)
岳宗泰副省长情注黄骅大港…… 王清秀(299)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支持黄骅港建设纪行……(304)
江泽民、李鹏关心黄骅港建设纪行 ……(307)
献县小屯村党支部率全村致富奔小康的历程…… 董启行(309)
南皮县城光荣大街感言…… 赵树森(31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亵渎革命先烈就意味着背叛…… 姬建民(316)

党史资料

沧州党史之最……(323)
沧州第一个共产党员——张申府……(323)
在沧州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张隐韬……(323)
沧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刘格平……(323)
沧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沧县堤东村团支部……(323)
沧州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直隶省立沧县二中党支部……(324)
沧州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沧县堤东村党支部……(324)
沧州第一个县以上党委——中共津南特委……(324)
沧州第一个工人党支部——泊头码头工人党支部……(324)
沧州党领导的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324)
沧州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马颊河农民暴动……(324)
党在沧州组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325)
抗战时期沧州第一支回民抗日武装——冀中回民支队……(325)
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325)
一二〇师挺进冀中后的第一次战斗——肃宁北曹家庄战斗……(325)
一二〇师挺进冀中后最大的战斗——河间齐会战斗……(326)
沧州第一个解放的县城——肃宁县城……(326)
沧州市及各县(市、区)第一个党委 ……(327)
沧州各县解放日……(328)
沧州历次党代会简介……(329)

后　记……(331)

回忆资料

忆入党之谜

刘　荡

“故乡生活十七年，哺育启蒙重如山。有谜未破半世纪，窗前明月久悬天。”这是我思故乡的几句诗。我在故乡读中学时，与党发生联系，当觉悟到要求入党之际，党遭到破坏，突然中断联系。引起我离乡背井，辗转找党，留下一个故乡之谜。直至近年，经过党史调查，才破解了这个谜。

一

我的故乡，是冀中大平原河间的一个小庄，名叫刘店。1917 年的端午节，我出生在这个小庄里。过了幼儿期，上了 7 年私塾。1932 年初，考入米各庄镇高小，读了半年，暑期考入河间的省立第三中学。读到 1933 年底，因谷贱伤农，我家只靠卖粮作学费，读不下去了而失学。1934 年回家当了一年小学教师。1935 年离开了家乡，借着到保定补习，打算投考公费学校保定第二师范。从此，开始我的飘泊生涯，逐渐走向革命，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

读中学前，我读过一本蒋光慈著的《少年飘泊者》。这本小说，对我的影响很深，引起了我读书的兴趣，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入学后的课外时间，我几乎都在图书馆看新书。如饥似渴地读了一本又一本，虽然有的读不很懂，总认为比上私塾读旧书好懂多了，一度成了书迷。在图书馆里，无意中认识了一个进步同学朱琨，他也是图书馆里的常客。天长日久，我们便熟悉起来。他上三年级，我上一年级，他是城里人，见识广，功课好，总是考第一，我很羡慕他。他发现我喜欢读新书，便常找我谈读书心得，越谈越深，彼此了解越来越多，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同窗挚友。他曾给我看过一些“犯禁”的书，要我注意保密。如当时被停刊的《北斗杂志》、《世界知识》和一些文件等。阅后谈心，加深理解，并注意参阅图书馆里的一些进步书刊，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新书。这段时间读的新书多，感到收获很大，尤其得到朱琨的帮助，思想开朗多了，自然谈到许多问题，其中谈到当前的政治问题和党派问题。

比如,谈到当前形势问题和党的问题时,我们的观点很一致,思想很融洽。“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华北危急,都感到救亡抗日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对国共两党问题,一致认为,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越打越利于日本的侵略,老百姓遭殃,我们要当亡国奴。靠国民党看来是靠不住,只有寄希望于共产党了。

谈到学校出现反蒋抗日标语时,一致认为,这是人民的呼声。我顺便问他:“你看到我们教室墙上出现的粉笔写的反动标语吗?”

“看到了,开始写的是‘打倒共产党’,以后加了几个字,字体也不同,改成‘打倒共产党者是反革命’,改得好,你知道是谁改的吗?”

“你猜?”

我笑了笑,他会意了。

谈到入党问题,他不愿明显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彼此表示赞成,愿共同努力。过后不久,他又悄悄地告诉我,愿帮我的忙。但要绝对保密,要服从组织,有铁的纪律等。他给我交了这个底,我心里就明白了,暗自高兴。有一次,他约我校外散步,爬越笔架山,登上古瀛台,边走边说,我把从农村听来的一个传说告诉他。

“农村里有人传,听说城里来了共产党,给你一把刀,回家杀掉你的父母,敢杀的就是好样儿的,就可以入党,你知道吗?”

“你以为怎样? 给你把刀,你敢吗?”

“我以为这是谣传,是吓唬老百姓的。为了试探一个人的是否坚决,总得了解清楚,不一定采用这种办法。”

“这就对了,共产党也是人嘛,而且是人类的进步分子,决不是鬼。还有什么共产共妻,都是胡说八道,这是反动宣传。”

他沉思了一会,接着说:“好啊! 你的问题办成了我会告诉你。”

从此以后,我以为在他毕业前,我的入党问题总可以解决了,我就耐心地等待着。他是1933年暑期毕业。不料,临放暑假,学校突然发生了学潮,停了课,四门紧闭。学生自治会通知,要各班轮流站岗放哨,组织纠察队,我积极地参加了。当时心里感到挺新鲜,很有意思。听到一些同学传说,训育主任陈式模提出要开除几个同学,理由是贴标语,进行捣乱,校长郭贵宣正在举棋不定。所以这次学潮,是坚决赶走陈式模,要校长表态。结果是,学校宣布提前放暑假,学潮不了了之。

事后,我秘密地去找朱琨,想问个究竟,想不到再也找不到他了。回到家中,因为我参加了学潮,父母要辍我的学。命我到东北去投亲谋事,结果碰壁而回,家中为我引起一场风波。最后,勉勉强强准我回校,又读了一学期。继续寻找朱琨,总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了。后来听说他转入校外的地下活动,不久就被捕了。我的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党问题悬而未决。从此,我就长期陷入不解之谜中。离乡数十年,每逢怀念故乡,就和这个谜联结在一起,可是总未揭开这个谜。

二

1933 年三中学潮后,我既失去了党的联系,又失了学,生活在极端苦闷之中。无奈又到保师附小补习,准备投考保定师范。

偶尔有一天,我彷徨在保定街头上,看到一张招生广告,北方军阀商震部队三十二军招考无线电练习生,是公费,一年毕业后,给安排工作。这太好了。学了本领,还给工作,这到哪里去找啊!我同时联想到商震部队曾到河间三中招考过一批学生,那里有老同学,我立即去报了名,经考试被录取而入伍。后来,我应同学之邀,到南京杜聿明部装甲兵团(1938 年改编为二〇〇师)当报务员。该师在汉口设有办事处,上司派我带电台到武汉工作。有一天,偶然在汉口街上碰到了朱琨,久别重逢,喜出望外,他乡遇故知,我们紧握着手久久不放。我先问他:“我找了你几年,不见踪影,怎么也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这不是做梦吧?”

“啊!实在想不到。”

“怎么办?找个地方扯一扯。”

我拉他去小馆,边走边说。小馆里太嘈杂,我们本能地说话很注意,相约另找个地方再做详细长谈。从此,我们常常约会到江边散步,有时找个僻静无人处深谈。本来我的入党之谜和他同河间三中割断联系之谜,他应该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不料,使我大失所望,他只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说完了。他说:“那时都是单线联系,没有横的关系,极端保密,我说不清啊!我们离开后,我的关系也失掉了。家里呆不住,托亲找友在盐务上找了点儿事干,我也是从北方转移到这里来的。”

想了一会,他又说:“现在形势变了,国共合作了,再从头干起吧!过去的事忘了它吧,说起来有点不堪回首啊!”

“我想到延安抗大去学习,我已经访问了《新华日报》,接见我的是熊瑾玎,态度可好了,共产党人和蔼可亲,他要我去找八路军办事处。我想给周恩来写信,你说怎么办好?”

“不妨都试试。”他对我表了个态。

回来我给周恩来写了信,很快得到回音。周恩来的秘书吴奚如和我谈了话。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同意我去延安。

几经周折,终于到了延安。我们同来的人,到抗大报了到,很快编队学习。我们住在延安北关的窑洞里,吃小米饭,却都很高兴。我们经常开会,听中央领导同

志的报告。没有多久,这种新鲜生活还没过够,上级动员我们离开延安到瓦窑堡一大队去学习,同学们都不愿去。因为,延安抗大的这种新鲜生活,实在使人留恋。我们这群从国民党统治区新来的学生,是破天荒第一次享受这种革命的民主生活,惟恐离开延安就享受不到了。大家是殊途同归,来自全国各地,在党的感染吸引下,冲破社会上的旧势力,闯过国统区的风险,走到一起来了,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境地,所以大家都不愿离开延安。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来动员,一讨论还是有意见。经过毛主席亲自动员后,终于去了。

步行百余里,到了瓦窑堡。开始预科学习,期限是两个月。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教育主任张如心亲自给我们讲课。在紧张的学习中,有个同学王横(王极峰)来动员我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我就积极地报名参加了。开过几次会后,另一个同学肖诚,找我谈入党的问题,发生过一次可笑的事。我以为来到延安,又入了抗大,就是党员了,还有什么入党问题。肖诚"噗嗤"笑了。他问我看过党章没有,我说没有。他说这就怪不得了。他说给我找党章看看再谈。以后,王横、肖诚找我谈过几次,他们都是陕北榆林中学来的学生,王横是支部委员,他很注意我在杜聿明属下二〇〇师的情况。他弄清后,要我填了入党表。

预科学习结束后,我被编入政治队。我和王横仍在一起。这时上级动员我们编入二分校,到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去。正在纷纷酝酿出征敌后中,我入党问题解决了。批准时间是1938年11月28日,预备期半年。从陕北的瓦窑堡到晋察冀的灵寿,长达数千里,走了一个多月。行军途中我是个新党员,又被选为救亡室的竞赛委员,一路上我是情绪高涨,忙忙碌碌,行军宿营,一日一新,不知不觉,转眼就到了。同学们是全国各地来的,什么人才也有。啦啦队中,能写善画的,又弹又唱的,是人才辈出。一休息便锣鼓喧天,队伍未到,标语漫画早已出现在沿途。长途行军,真不知什么叫疲劳啊!我深感到这种愉快的生活,既是学习,又是享受。

我还未毕业,上级就调我去二分校政治部当秘书,我的入党预备期,提前三个月转正。新的支部书记,要我换个介绍人。本来我的介绍人是王横、肖诚,他们表示谦虚,都让给指导员。所以我的介绍人填表写的是指导员(支部书记)张驾伍。我在机关支部找到一个老党员老熟人赵卓云同志(他当时是校组织科干事)做我的介绍人,他也答应了。谁知十年内乱调查时,由于赵卓云当时对我印象不深,他忘了,我被怀疑成假党员。幸亏王横同志还在,记忆清楚,说明来龙去脉,我才渡过这一关。

我的入党终于解决了,好不容易啊!从冀中绕到陕北,跑了半个中国,足有六年之久,这是我终生难忘的。经过这样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一旦解决了问题,那

种内心充满的喜悦之情，真是难以形容啊！一个人找到自己的思想归宿，比心上一块石头落地还要轻松愉快。从此，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既有很大的荣誉感，又有很大的责任感。所以我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工作了几十年，数十年如一日，总感到进步不够快，往往思想落后于党的要求，有负于党，有负于人民。

三

一个人生活在历史长河中，不会一帆风顺的，不论经过什么曲折，由少年到老年，总是一瞬间。我素来爱好文史，过去战斗和工作，忙忙碌碌顾不了。离休无事了，可以满足自己的爱好了。编写史料之余，又联想到了故乡的入党之谜，常常不能自抑地想揭破这个谜。这个谜对我一生是有意义的。由于当时的党处在地下隐蔽活动，遭到了严重破坏，割断了我的单线联系，无法得知真实情况，我的入党变成泡影，形成神秘莫测之谜。但使我对党的认识，起了启蒙作用，开了我的窍。我这个华北的青少年，又处在国家将亡匹夫有责的年代，在彷徨迷惑中，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党，眼前又见不到党，所以就引起了我背井离乡辗转找党。不管跑多远，不管多长时间，找不到党，决不罢休，最后终于找到了党。这个谜对我来说，不是起着一种动力作用吗？虽然我跑到延安入了党，也忘不了这个谜的作用啊！每逢明月当空，夜深人静，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际，这个谜就涌现在我的心头。

经过老同志们介绍，我参加了河间县委召开的党史座谈会，我也自动地展开了一些调查。经过这番努力，终于破了这个谜。

我转弯抹角地找到了朱琨的下落，他是我与党联系的最早的一个线头。据他几次来信说，他是1932年与同学刘文波，经董士英介绍，先参加“反帝大同盟”，后入团，他们三人编为一组，董士英的组长，每月碰头一次，五一节总要贴标语进行宣传活动。1933年暑期毕业后分手，董士英回肃宁，由范陈训接上关系，范陈训找朱琨解决过活动经费和住宿问题。1933年冬，朱琨突然被捕，后交保释放。朱琨从此出外谋事，再没有和党发生联系。

关于我入党问题，朱琨来信说，当时已经发展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下一步发展我入团。入团问题向董士英汇报后，未来得及讨论，他们就分手了，长期搁置下来。

根据河间县委调查资料，范陈训这条线发展了董士英，董士英发展了朱琨，情况是一致的。

据陆治国同志的回忆文章，范陈训（范克明）是保属特委巡视员，被捕叛变后，

向敌人交了地下党员名单，领着敌人按名单去捕人，使东部各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从肃宁座谈会得知，范陈训叛变后，罪恶很大，抗日初期，我党开辟冀中，建立武装后，把范陈训这个叛徒处决在饶阳。

本篇回忆录是我离休后练笔润脑的习作，一方面提供党史部门参考，一方面我准备留给孩子作为精神遗产，接我革命事业的班。我有三个孩子，已到中年，两个入了党，还有一个未入党。我见马克思前，作为精神遗产留给他们，让他们深思，使他们知道父亲入党是多么难。

（作者系交通部离休干部）

入党誓词的力量

刘振峰



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规定，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制作的入党誓词印刷品

1940 年下半年我在村里当闾长时，认识了南皮县抗日政府赵君实科长。他到穆庄来常常住到我家里。虽然他工作很忙，但每次住下后，都要给我讲一讲共产党团结人民抗日救国的道理。从此，我对党有了了解和认识，好多次想给他说说我想在党，可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一天，我鼓了鼓勇气试探着问他："赵科长，什么样的人才能在党？"他目不转睛地瞅着我说："只要拥护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纪律，愿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人都可以在党。"听了他的话我壮了壮胆又问："我愿意在党，你看能行吗？"他说："有这个要求就是有志气，但不要着急，只要听党的话，做好抗日工作，你会成为党员的。"当时，我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不就是在个党吗？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干嘛拐弯抹角连个痛快话也不说！

1941 年 4 月的一天，赵科长又住在我家，晚饭后把我喊到他的屋中，比平日格外严肃地对我说："刘振峰同志，经县委研究决定，由我来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来，跟我宣誓。"

说来可笑，当时我不懂得宣誓是什么意思，把它看成同群众间的起誓一样。心说，起誓就起誓，谁要不真心在党，天打五雷轰！赵科长让我举起右手，他念一句我跟学一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仪式举行后，赵科长紧紧握住我的手嘱咐说："振峰同志，誓词虽短短的几句，念起来、背诵下来都较容易，可实际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有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赵科长说到这，用手一拍我的肩膀："振峰同志，要有这个准备啊！"我斩钉截铁地说："赵科长，你放心，只要党让我做的事，千险不怕，万苦不辞。"从这天起，我才知道名叫赵君实的赵科长，原来是中共南皮县委书记。

入党后，县委在我家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我的工作是交通员，直接受赵君实领导。1942 年 11 月的一天夜晚，南皮县城的 5 个特务突然闯到我家把我抓走。这时，我想起入党时赵科长给我说的话：誓词易念易记，可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我默默地把誓词背了一遍又一遍。当南皮县的特务队长问我是不是党员、赵君实现在什么地方时，我只回答了五个字："不是！不知道！"特务队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不会痛痛快快说出来，我先让你认识一个人。进来！"随着他的喊声，走进在我家住过几次的抗日工作人员小谢。这时我才明白，我被捕是这小子出卖的。特务队长指着他问我："认识吗？"我毫不含糊地说："认识，他是抗日工作人员，在我家住过。"特务队长逮住理似地说："你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住在你家？赵君实是共产党的头子，你能不知道他的下落？事情明摆着，说实话吧。"我据理反驳说："共产党到哪里也是找老百姓的房子住，难道说住到谁家谁就是共产党？小谢、赵君实还有别的人都在我家住过，他们手里都有枪，谁要住我敢不留！？赵君实到哪里去又不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下落！"特务队长让我堵得哑口无言，叛徒小谢说了话："老刘，照实说了吧，没关系，过去我不也是这个吗？"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八"字，接着说："只要你说实话，保你和我一样吃香的喝辣的。"我怒不可遏，拐弯抹角地骂他说："我是个庄稼人，木头脑袋，哪能跟你比，你脑瓜灵活，升官发财，老祖宗都跟着沾光。"

小谢让我给骂急了，"啪"一拍桌子吼道："好小子，还敢嘴硬，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特务队长就势喊道："来人！"早在一旁待命的几条彪形大汉一拥而上，把我仰着捆在长凳上。一个家伙从炉子里抽出烧得通红的火筷子，照我肩膀就烫。"吱"地一声，冒出一股呛人的白烟，我不自禁地"哎哟"一声惨叫。特务队长一阵奸笑说："共产党也知道痛啊！说实话就饶了你！"敌人这句话，猛然提醒我，唉哟惨叫等于向敌人讨饶。于是，我咬紧牙关，不论敌人怎样折磨我，再也不出声。心想，不就这么回事吗？皮烫烂了还有肉，肉打飞了还有骨头，皮肉筋骨

再加上满腔热血100多斤,豁出去了!我的心早已交给了共产党,想让我背叛我的誓言,没门儿!说句实话,每次受刑撕心裂肺的疼痛,有时也真呛不住。每到这时,我就默念入党誓词:“维护党的利益,严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永不叛党。”就凭这几句誓词,多残酷的折磨我都挺过来了。

被捕48天后,敌人一无所获。经过组织营救将我释放出狱。回村后,组织上又让我担任了村上的农会主任。一年后的1943年11月,特务许某又把我抓到刘夫青据点去,由一名日军小队长和一名姓何的翻译审问。当我接连回答了几个“不知道”时,日军小队长气急败坏地吼叫道:“你的不说,死了死了的!”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生命虽然只有一次,但要慎重选择死得有没有价值,活得有没有意义。如果做出对不起党的事来,活着给党丢脸,还不如死了干净。想到这些,对于死我毫不在乎。所以心里十分坦然,也十分自豪。敌人见我镇定自若,闭口不言,便怒吼一声:“拉出枪毙!”

敌人把我弄到村外一个小树林里,我身后几支步枪“咔嚓、咔嚓”地推上子弹。日军小队长叽里哇啦地说了几句话,翻译翻道:“太君说给你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说实话还不算晚。年轻轻的不觉死了可惜吗?”要说可惜,只可惜自己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对不起党的培养,辜负了党的期望,别无可言。敌人见我直立立的一点反应也没有,一声口令,“叭!叭!”几枪,我便稀里糊涂地倒在地上。

我没有死。敌人搞的是假枪毙。我又被押回据点,押在黑龙炮楼的地窖中。后来,敌我斗争形势越变越有利于我方,特务许某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偷偷将我放走,对日本人说我越狱潜逃。

回到家里,我心急火燎地去找党联系。谁知,被捕期间赵君实调走了。由于我这个党员归他直接领导,别人既不知道我是党员,也不知道赵君实调到哪里,从此,我同党失掉了联系。党公开后,我曾找过在抗日工作中接触过的几个人,想把党的关系接上。可他们只知道我做抗日工作,不知道我是不是党员,不好证明,党籍无法恢复。

真是喜从天降,多少年不知下落的赵君实,1984年由上海来南皮县参加党史资料座谈会。他让县里的负责同志陪着专程来家看望我。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振峰同志,多年来你受委屈了。”只这一句话,我两只老眼里的热泪“刷”地夺眶而出,肚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也就从这天起,经过审查,办理手续,恢复了我中断40多年的党籍。

(刘振峰,南皮县穆庄人;整理人张鸿举,南皮县党史办原工作人员)

东歼青沧顽敌

耿　飚

正太战役后，我们将刚解放的正太路上各城市交给地方部队守卫，野战军各纵队则分别北进到平山、灵寿、行唐等地区休整。前指机关也北迁到行唐县的上碑镇。休整中，我们一方面组织各纵队进行战役总结，开展群众性的五评（评功过、评指挥、评伤亡、评消耗、评纪律）活动，以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进行下一个战役。

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正太战役胜利结束后，下一步就要进攻东面津浦线上的敌人。

这时，我东北野战军向沈阳以北的敌军发起了强大的攻势，蒋介石震惊之余，急令北平第十一战区派兵援助东北。为此，中央军委指示我军区要“配合东北作战，不使敌人向东北增援。”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为了拖住平、津之敌，使其不能增援东北，我们对津浦线之敌的进攻，就显得更加迫切。因此，军区领导决定立即发起青沧战役，进攻津浦铁路上青县至沧县一线的敌人。

青沧一带地势低洼，河流较多，所以，我们命令各部队利用驻地附近的河流进行渡河攻坚演习。同时，为了摸清青沧地区的敌情和地形，还命令各纵队的团以上副指挥员分头前去侦察。

军区司令部则由我前往前方现场了解敌情。5 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我带着司令部的作战、侦察参谋和电台工作人员，乘坐一辆卡车，从上碑镇向青沧地区进发。

卡车沿着行唐、新乐、定县、博野、肃宁间坎坷的公路，一会儿向北，一会儿向东，吃力地行驶着。经过两天的颠簸，傍晚时到达了河间县的黑马张庄——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卡车还没停下，坐在驾驶室内的我，看见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同志已经在向我们招手致意。等车子一站定，他就笑嘻嘻地走上前来对我说：“接到军区司令部的电话后，我一直在等待你们到来。这段路程按理一天就可以到，怎么走了两天？”

我一边同他握手，一边回答：“这段路不太好走，时间都耽搁在路上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